

情趣·知识·襟怀

谷林

一枚，在其远后，赴陀后，
悟到，孙主任在另一个领台里的
大，一定也是绝无忧虑的。

潜心业务，忘我工作，简直没有片
暇去想她自己的事，多么普通
但不具的。同样的语言，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为人，是我们的榜样，她的技术，她的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宁成春

情趣·知识·襟怀

谷 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32开本 6印张 85,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 7-108-00959-8/I·20

定价 2.50 元

题 记

一九七九年以还，有机缘随时写些短章小篇，都是些业余闲览的杂札，用来弥补自己日渐衰退的记忆，并以充作刊物的补白。转眼八九年，积得十几万字，老友鼓励，嘱加辑录。难违雅意，斟酌删选，便是这个小册子了。骨瘦肉薄，未免伶仃。

我文思迟钝，每感手不应心。时欲曲尽胸臆，求安一字，竟也有过“旬月踟蹰”的苦辛，此所谓“上水船”也。自然没有容与中流之乐，而打桨摇橹则是加倍的费劲。但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这倒是颇有分量的运动。积渐遂以为亦生命之所寄，尽管气喘吁吁，而居然龟蹒牛步，踽踽不已了。

读圣陶先生《我与四川》一书，曾写当时所感为《情趣·知识·襟怀》，今即以名吾小书。渐入暮境，齿牙腿脚的功能日益退化，生活的运动场

地于是愈加单一，身影也就常迭现在书架案桌之间。至于美育的情趣，知识的价值，思想襟怀的旷远明净，能否源源求取，这却象运动的奖牌，固所心企而力竞，只是未可必也。

一九八七年八月，谷林。

杨 绛 著 译

翻 译

小癞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吉尔·布拉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堂·吉珂德(塞万提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

散文作品 商务印书馆

理 论

春泥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于小说 三联书店

创 作

喜剧二种

福建人民出版社

风絮 人民文学出版社

侧影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记钱锺书和《围城》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回忆两篇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千校六记

三联书店

将饮茶

三联书店

目 录

1	题 记
1	形象的思维
11	嚼饭哺人
15	青灯有味似儿时
18	当鲁迅生活着的北京
22	师表
25	缱绻心情淡欲无
28	情趣·知识·襟怀
32	穷幽测深尽精微
36	一个长期的旅程
40	《随想录》的基调
44	复还的喜悦

48	前行的足迹
52	大味必谈
57	春来的温馨
61	一样读书有别情
66	耄耋老人的款语情话
71	关于胡适的“琐语短评”
75	觉有情
79	生不逢时尚倾国
84	近代史上小资料
89	坎坷出文章
93	跨越海峡的思念
97	意难忘
101	而未尝往也
106	头白惟余一卷书
111	迟来的新书
116	寂寞的生涯和美的境界
121	这也是一个禁区
124	董老的两句诗
127	说短论长
130	关于“招贤榜”

134	史迁文章
137	丑行与美举
140	张之洞的电报
145	对作者的尊重
148	“应该做的事情”
151	读书的苦乐
155	汤寿潜的穿着打扮
158	别样的观感
161	删节小议
165	人名是个难题
170	贺帖与谢帖
172	唐炯谁子？
175	文待诏题跋

形象的思维

（读《人到中年》）

—

焦副部长焦成思的夫人秦波，看望了陆大夫，从病房出来，远去了。陆大夫的爱人傅家杰听到了秦波的那些别具一格的议论，情不自禁，小声问孙逸民道：“她是谁？”

这位严肃的教授，眼科主任，“为人古板，从不喜怒形于色”，这一次却皱了皱眉头，答道：“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真是绝妙的雅号！老教授说话时那种掩鼻而过的神情，马上使读者为之倾心。而且，这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老夫人从此退场，我们也就可以耳根清静，怀着纯正的感情，去读小说的主文了。

马列主义老太太只是配角，着墨不多，可确实是一个杰作。没有作者的旁白，作者只让她自

已说话。她提问象连珠炮一般。她用提问的方式发议论、发感慨，进行“诱供”和“逼供”。她见缝插针，有教无类。但她的口风眼角所到，好比把一盆残墨污水泼向素帛美锦，一切放光耀彩的事物立即改容失色，狼藉不堪。

这篇小说写了那么多好人，各有可取，只有这位老太太有点差劲。——当然，也不能说她是坏人。在“四人帮”大乱天下的时候，她大概也跟着焦副部长受过罪。从这一点说来，她也让人同情。但是，她甚至使焦副部长都感到不耐烦。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焦副部长的巩膜刚被切开，却忍不住要咳嗽了，显然是前天秦波的警告和盯问在他的潜意识里起作用，是她“关怀”的结果。而且，“不知为什么，今天换了全新的一套手术包”，把陆文婷平时用心留存下来一用再用的好器械全给换下去了，换上了一个怎么也扎不进的针头。陆大夫“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追究，但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把帐记在秦波头上。

这位老太太，看来根子正，出身好，党龄不短，革命多年。但是，多么可悲，口头马列主义的钢盔铁铠，有效地保护了她的庸俗、自私、实用主义，使她刀枪不入。她给焦副部长招灾惹祸，

败坏马列主义和党的名声。她挖沟垒墙，把群众远远挡开，把党和国家干部孤立起来，装塑成大老爷模样。

正因为她不是坏人，这就叫人格外为难。是不是应该冷静地反省一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同志关系。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抛弃了旧时代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马列主义老太太毕竟是我们社会的产物。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老太太是有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典型而不是罗两峰画鬼。她可以不是一个老太太，但她或是他，大半有所凭借，往往是生活中见过的人物，我们对之并不感到完全陌生。

这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应该有她的归宿。作者给我们留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打发，或者说，对这样的老太太，如何有效地进行再教育；第二，怎样改革我们的陈规旧习，树立新风，以免这样的思想、作风还有瓜瓞绵绵的后代。

二

孙主任以“高超的医术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眼科全体大夫的敬畏”。听人问起秦

波，他皱眉头。赵院长要他搞个中年大夫的调查材料，他发牢骚。他的皱眉头和发牢骚让我们大喜过望。读者特别看重的尤其在于他是我们主角陆文婷大夫的伯乐。秦波问陆文婷已在医院工作几年了，陆大夫竟一时算不清，可是孙逸民在与内科主任给陆文婷诊断的时候，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她到我们医院，算来有十八年了。”十八年前，这个从医学院毕业的女学生刚刚分配来，接受孙主任的考察和挑选，“孙主任照例问了一般学业上的问题。陆文婷一一回答了，但只限于回答，没有更多的话。”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学生，在接受考察和挑选的时候，其表现也必然如此。她与以后出场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形成鲜明对照。可是，这些质朴的答词，使孙主任非常满意，“连连赞好”，这在我们孙主任“是绝无仅有的”。作者为什么用“绝无仅有”这么一个词呢？因为伯乐与千里马相遇，千载一时！读者从这里还会领悟到，孙主任在另一个场合里的“皱了皱眉头”，必定也是“绝无仅有”的。

陆大夫潜心业务，忘我工作，简直没有片刻闲暇去想她自己的事。多么幸运，她遇上这样一位正直的、内行的领导。她的技术，她的德行，

总之，她的存在，无不在孙主任的明镜鉴照之中。陆大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在这点上又是我们羡慕的对象。你和我和他，说不一定，也许会凑巧撞上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那样的顶头上司！陆大夫奋其逸足，学用一致，在其选定的园地上驰骋，我们都有这样的幸运吗？

然而，有什么用呢？千里马纵遇伯乐，依旧“食不饱，力不足”。特别使人伤怀的，是在孙主任反驳赵院长搞调查材料之后，赵院长的一段话：

“孙老，你就不要带头发牢骚了嘛！有个材料总比没有材料好。我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去，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

赵院长也是陆大夫的伯乐，而且，他并不是一个无能的老好人，“五十年代中期就被视为又红又专的典范”。可是，他所能尽心竭力去做的，无非是“求爷爷，告奶奶”而已。赵院长说：“我还是相信，有办法的，会解决的。”赵院长可能是真心诚意地相信，可是你我都能象赵院长那么坚定吗？

多少人呼吁过各级领导要做伯乐，然而还应该多为我们的伯乐呼吁。孙主任，赵院长，他们

都是有真知灼见的伯乐，但是，他们面对千里马，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首先是伯乐难遇，其次是伯乐也无能为力。而且，“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千百年来对伯乐颂声不绝的结果，是把天下人才付托给层层领导，助长一种看上级眼色行事的风气。新的伯乐，应该是一个组织，一种制度，以彻底解除千里马“遇”或“不遇”的悬系。

三

姜亚芬和她的爱人刘学尧，他们夫妇要出国去了。“可能就去一去了不回了”，这是刘学尧说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刘学尧做出轻松的样子。”既是“做出”，可见他心底的郁结沉重。姜亚芬在机场待机临发时候写的长信里特别点了一句：“老刘坐在那边的沙发长椅上发呆。”人们大概会想起《离骚》来：“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们非走不可吗？——陆文婷的遭际是否在为姜亚芬夫妇出国作辩护？是否可以认为，他们是医生，为什么必须拘守在一家医院里，捆住在一个去处？他们不能象战国的策士一般去整个世

界周游吗？

姜亚芬夫妇没有那样想。但是姜亚芬不能过早就将出国的安排让她的好友知道。她对陆文婷说：“怕你劝阻我，更怕我自己动摇。”这分明是说她清楚知道她与陆文婷的差距，同时也承认了她内心的矛盾。她不能以决绝的心情掉头不顾。这是“人情”，动摇属于人情。

姜亚芬写了一封二千五百字的长信来倾诉衷曲。当我读到信中“一想到足踏在祖国土地上只有六十分钟了，我忍不住泪水……”，也不能不为之动情。我相信这是真情。“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我想，这也正是我们大家想对姜亚芬说的话。姜亚芬自己也想到了，然后她又决心走了，可是她又要陆文婷“相信我们会回来的”。

他们何时回来呢？等“四化”的阳光照耀祖国大地以后百花烂熳的春日吗？那么他们就逃避了一场艰巨创业的战斗。为什么这种作为竟没有引起陆文婷的责备？照我看，这是因为这场战斗还在充分组织中。一个游勇散卒似的战士，不免会有积重难返、荷载徬徨之感。徬徨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姜亚芬出国被批准了。——我不是说的领到了护照，我说的是被人们的感情所批准。

姜亚芬要出国了，陆文婷遭到大病的袭击。
小说写道：

深秋天气，昼短夜长。五点多钟，天已经暗了下来。秋风吹动着窗外的梧桐树叶，沙沙的响。一片、两片、三片……枯黄的叶儿在秋风中飘落了。

孙主任眼望窗外飘泊落下的黄叶，耳听那如泣如诉的沙沙沙的声响，感到一阵从未曾有过的怅惘。他面前的这两位骨干，两名有造就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倒下去了，能不能再站起来，尚不可知；一个即将离去，能不能再回来，亦不可料。她们是支撑着这著名医院眼科的两根柱子。撤掉了这两根柱子，他感到整个眼科就同那秋风中的梧桐，正在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一片“沙沙沙的声响”！可见不是一叶知秋，已是无边落木了。然而作者挥戈回日，在小说的最后两节，扶住这两根柱子——既让姜亚芬寄来一封长信，要人相信她是会回来的，而且又出现“一个奇迹”，陆文婷也“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

了。”

但是读者对姜亚芬的归来预告，不免将信将疑；对陆文婷回家以后的生活，更感到七上八下，难以安心——能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吗？

要摆脱陆文婷以前的困境，办法是有的，而且简便、有效，那就是仿效我们也在这篇作品里曾经从电话筒中听到过的政治处那位女同志的口吻，很客气地说：“请你和行政处联系一下吧！”采用这个办法以后，陆文婷就不用一上午再做三次手术，甚至一次都用不着她做。按照她现有的基础，她反正不会落在人后。她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们夫妇都可以过美满的家庭生活，只要一个不再写他的科学论文，一个不再去追求眼科医学的新成果。他们当然不富裕，但他们毕竟可以免除从疲劳到断裂的归宿。这就是说：手头拮据，工作轻松，随分度日，得过且过。他们可以继续享受裴多菲的诗趣，他们度过的也许还真是易安居士归来堂中那样的岁月呢。

陆文婷可以有这么一条出路，但陆文婷决不会选取这样的出路，这是读者深信不疑的。这正是姜亚芬与陆文婷的差距，也是陆文婷使读者悚然动容、肃然起敬的地方。